



小店演变记

潘永华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开在农村的烟酒杂货店统称为小店，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些小店所经历的从大队(村)小店、供销社两代店(代购代销店的简称)到个体工商户的演变过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购买糖烟酒及针头线脑等日用小百货，除了基层供销社外，也就是开在各大队的小店了。由于那时物资匮乏，样样东西都很奇缺，几乎买啥都要凭票。糖要糖票，烟要烟票，酒要酒票，甚至连肥皂、火柴都要票。记得在我部队驻地，连缝补衣服的棉纱线也是需要凭票购买的。

那时的小店都是由大队集体开办，并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不仅如此，进货渠道除了当地供销社外别无分号，需要凭票供应的，就由供销社分别按照各大队的户籍人口先将票证印制好之后，交给大队会计，再由大队会计分发落实到户。小店的营收归大队所有，开店人不

拿工资，而是由大队酌情比照生产队的劳力按工分计酬，所以，大队会计和出纳会不定期地到小店进行盘点与核算，查看开店人是否有侵占挪用小店资金的情况。

小时候，我的那个村既未通公路，又没有一家小店，油盐酱醋糖等日常用品都要步行四五里路去大蔡或长洋村购买。只有到农忙“双抢”(抢收抢种)时，长洋村的一家合作商店才会挑些日用必需品来我村临时卖几天。因此，村民生活十分不便。直至1967年冬，随着长畝公路的开通，昔日偏僻闭塞的山村终于打开了与外界的联系，经大队向当地供销社申请报批，村里才有了首家小店。

我父母接手大队小店，大概是在1974年的冬季。此前两任都是大队干部家开的。后开的这位干部因年纪大了，做事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就找上门来问我母亲愿不愿接手。考虑到父亲身体羸弱，正好赋闲在家，开店无疑可以减轻家里的生活压力，更何况小店是由大

队出资，自己没有任何负担，因此，母亲就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

几年后，各大队小店都被当地供销社并购改制为代购代销店(简称两代店)。两代店代购部分农副产品、废旧物资，代销部分生产及生活资料，这就给村民增加了极大的便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可以将家里的禽蛋、旧书报、废铜烂铁等物资卖掉，然后，再换取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由于两代店属于供销社的商业网点，自然也由供销社出资与管理，所以，往往也会像之前那样不定期地派人到店里进行盘点与核查。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计划经济，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终于可以跟这票那票彻底说“拜拜”了，同时，国家也相继取消了对个人开店的限

制，从此，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两代店随着供销社的解体而悉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想继续经营的，则必须自行向工商部门申领个体营业执照，自起炉灶重开张，与供销社再无任何瓜葛。此后，城乡处处店铺，市场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只要手中有钱，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单就我们村里来说，小店从无到有，最多时甚至发展到5家。

从大队小店、供销社两代店到个体工商户的演变，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蹒跚前行的历史。透过这一侧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经济社会由贫到富、综合国力由弱到强的发展变化过程。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必将越来越好，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

新华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开满鲜花的山岗 (一草堂 摄)

第735期

潘永华 山景雁

捡漏

应敏明

一件古玩，以超乎想象的便宜价格买下来，这叫捡漏。古玩行里，捡漏的故事满天飞，一个故事被放大着，改变着，给人的错觉是，处处都有漏捡。但真实情况是，古玩捡漏是非常小概率的事。

我收藏古玩有二十多年了，吃过亏，也算捡过漏。比如有次，我遇上了同样纹饰的一只永乐暗刻云凤甜白碗和一只云凤青花碗，当时许多人都说是新仿的，但我看着有旧感，就以比较低的价格买了。随后，我拿着碗去给在上海古玩城开古玩店的香港古玩商马先生看，马先生算是我的古玩师傅，当年年过五旬，嗜鼻烟，讲话慢声细语，性情不温不火，是老古玩商人的面貌。他十几岁就在香港古玩店学生意，见多识广，眼力好。我那只碗他一上手，便面露惊喜，说，难得，难得，这是“开门”的永乐本年官窑。后来这两只碗，一只卖了，另一只至今仍是我瓷器收藏中的“压箱宝”。这个例子，我说的是捡漏，其实更想说的是知识和技术储备的重要性，捡漏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知识主要指历史知识和古玩知识。任何古玩都有历史背景，比如斗彩鸡缸杯

出自成化，青花数元青花，永宣青花为佳，粉彩瓷则是雍正最好，等等。许多人问我，怎样鉴别古玩的真伪？其实这个问题说简单就简单，说难就难。在很多人眼中，各个时代的瓷器看着都几乎一样，但在内行眼里，却是千差万别。就好比万人广场中，每个人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但为什么你能从中一眼辨别出你的亲人呢？这就是你对亲人的熟悉程度决定的。鉴赏古玩同样如此，没有捷径，唯一个熟字。烂熟于心了，鉴别也就容易了。

玩古玩和从事其它艺术工作一样，这种活除了要有天生的喜好和敏感度，还要有物缘。冥冥之中人和器物，是有缘分的，你在找它，它也在等你，我常常能感觉到这种奇妙的存在。我自认物缘就不错。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我曾以不高的价格从宁波一户人家买回四箱清代名人字画，有何绍基、翁同龢、王文治、杨守敏、陆润庠、袁寒云等大文头，都是原装原裱，轴头贴有荣宝斋的价格标签。还有二张清代红木桌子，一只红木匣子装的钧瓷梅瓶。说来也巧，当时正逢马都先生正在收藏家何晓道先生的艺术馆宁海东园，我就拿去请马先生再给掌个眼，寒暄几句，马先生上手看了

一下，说，这是明代钧瓷，在民国时可换几十只晚清官窑碗。印象中的马先生眼睛小，言谈机智幽默，不同凡响。当年，我还低价买进一张潘天寿先生早期的画，一棵梅花，枝头上有只鸟。我送到上海田林路鉴赏家童衍方先生家，请童先生鉴别，童先生打开卷面看了三分之一，就兴奋地说，这是潘先生的真迹，随后欣赏了全貌，并为此题跋：此画乃潘天寿先生早期的精妙之作，云云。这也是我首次去童先生家，记得童先生客厅横披是伊秉绶的字，隶书：月华洞庭水，兰气潇湘烟。还挂着金农和吴昌硕的对子。类似以上的故事还有，可惜当年我不太识货，加上资金单薄，有些留着，有些散去了，今天想想有点可惜。不过，聚散皆是缘。

不可否认捡漏在古玩界是客观存在的，有知识技术的漏，有缘分的漏，有时间的漏(早年古玩便宜现在都涨得很高了)，空间的漏(地区的差异)，但我反对“抱着捡漏的心态”玩古玩。一天到晚想着今天买到宋代汝窑，明天收到元青花，后天来把明代黄花梨椅子，这是自欺又欺人，是很可悲的。捡漏和“吃药”(买到假货)还有着因果循环的关系，老是想捡漏那就一

定会“吃药”。捡漏还是个人有人欢喜有人愁的事，隐含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当然，古玩没漏子，这古玩江湖就会少些神秘感。

话又说回到今天，今天信息极为发达，不像过去信息闭塞，捡漏还是有概率的，现在捡漏的机会少之又少，甚至可谓“天下无漏”。举个例子，上个月，我一位常年在欧洲淘宝的古玩朋友跟我说，他在英国偏僻小镇的一个小拍预展上，看见一件雍正仿宣德青花牵牛花倭角瓶，底款是大清雍正年制，底价二万英镑。他说得有点兴奋，也期待能捡个漏。哪知，不久他告诉我，这瓶子拍了，拍了69.4万英镑，他举到35万英镑放弃了，言语中满是沮丧。其实，这是常态，今天无论大拍小拍就算是无底价的拍品，只要东西好，都有可能拍上个百万千万人民币，拍个好价格。

人生能收藏是件美事，但收藏家更多的应该看到的不是钱，而是享受收藏古玩这种生活方式和古物背后的文化，这才是收藏真正的意义所在。

长物志

远去的吆喝声

薛国苗

童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肩挑修理担子和卖针头线脑的货郎担，也有兑糖担子。他们走乡串村用那长年练就的高嗓门一路阵阵吆喝：

“补缸呃……补髻”
 “补铁锅哦……补铜茶壶！”
 “补碗……钉碟”
 “废铜烂铁，旧网衣兑糖吃来！”

“针头线脑，小百货要否？”
 这些男子身穿破旧旧衣衫，生活艰辛，大都来自黄岩、永康、东阳、天台一带，其荡气回肠的吆喝声，比我们宁海的平调大戏的高腔还要给力动听。这种吆喝声时间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我却仍然记忆犹新，有些担子还备有自制的乐器，诸如兑糖“扑通扑通”的拨浪鼓，或“铃喂铃喂”作响的铁片或铜器，也有摇手铃的货郎担。村里的小孩子听到这些声音，立马便从家门口追出来，或跑在其前头，或跟在其后面看热闹。

在当年的时代，家家户户多用大铁锅煮饭，咸菜、干菜、咸鱼、蛋汤之类又会放置在饭锅上蒸食，也会做烤菜烤笋等烤食之类，故此时间一长铁锅会出现破洞，碗碟也多有裂缝破损，丢掉心痛，留着补一补可继续使用。钉碗(碟)的师傅来了，像我母亲，对门的阿婆和隔壁的婶婶们，准会把有裂缝的碗碟拿出来补。我母亲有时还会把新买的碗碟先拿出来让师傅用金钢钻在底部刻父亲的大名或我的小名作记号，邻居间互相碗来碟去(或借用)，以免调错。而后，母亲转身又把有裂缝的碗碟整理出来补一补。此时我们小孩子喜欢蹲在一旁观看，见钉碗师傅先用牵钻“吱……”地从裂缝两边钻几个小细眼，然后把几条压扁的铜丝做襟拉住，这就完成了。修碗碟的原理与补缸髻差不多，只不过补缸髻做襟的是用铁条，最后要用“髻沙”涂抹几下罢了。另外还有

修桶、箍桶和撑筛的担子。在我年幼时，塑料制品盛物还没有，后来才渐渐普及开来，盛物的除了陶瓷、瓷器就是大小不一的杉木桶。上至蒸笼、锅盖、饭桶、水桶、粉桶，下至洗衣(脚)桶，和农具中的稻桶、料(马)桶不一而足，我的家乡渔村还有烤(渔)网桶等。所以在当年，箍(修)桶师傅的生意颇为红火，尤其是在婚嫁较集中的第四季度，请箍桶师傅还得要预约呢。

除了这些，当年对我们小孩吸引力最强的要数兑糖的和补铁锅、补铜茶壶的小铜匠。

这些担子来往多了相互间也熟悉了，“扑通、扑通”兑糖的肯定是笑脸常开的黄岩伯伯来了，那就有甜甜的糖吃了，我们早已把废铁(船)钉、废旧渔网衣、肉骨头之类搬出来。当糖担一歇下，大人小孩会轰地一下子围住其周边，有时甚至挤得水泄不通。待其用一把刀的背敲另一把铲刀的背，“笃……”裁开几块香脆的糖，我们即会去抓来快快向嘴里塞，生怕别人会抢去似的。

永康补锅补铜茶壶的小铜匠中等个子的阿平叔叔来了，尤其在天冷季节我们这些贫穷家庭的孩子衣服穿不暖，会围过去“抢地盘”蹲在火炉旁，既可烤火取暖，又可观看其操作，一举两得高兴极了。只见其驾轻就熟忙而不乱地一只左手拉风箱，一只右手拿着铁钳，把备置着的小铜块放进小泥杯勺里加热融化成铜水，然后把铜水慢慢倒入锅的破洞处(预先清理好)，接着一边吹嘘自己手艺高修补的质量好可保用一年没问题；一边用草木灰摩擦几下，再吹几口气，破洞就补妥了，铁锅可继续使用一段时间。补铜茶壶的方法与补铁锅方法相仿。

时过境迁，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我们孩童时代，常在村上空回荡的这些熟知不过的吆喝声早已远去了。

肖成华印象记

王灵恩

7月1日的《现代金报》第三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一篇题为《500余本(共产党宣言)见“初心”》的文章，介绍的就是咱们宁海人肖成华收藏红书的事迹报道。这次在七一前夕，鄞州图书馆将他收藏的百余本《共产党宣言》不同时期的版本进行专题展出，使他一展成名，成为甬上一大红事新闻。作为朋友，闻悉之后，颇感欣然，与他交往的点滴，不禁忆起中来。

肖君成华，是我多年的契阔之友，算起来我俩交往也有30多年了。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自学考试大兴时期，我和他也成了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友。自八十年代初起，他一直在宁海本地几大金融机构供职。后去甬上发展，到了浦发银行宁波分行高就。工作一换，似乎也换来了他人生的勃发。打从那时起，他从秘书做起，一路做到分行办公室主任，可谓风生水起，别有一番天地。

肖君是诗人。熟悉他的人都知他有沉稳而不失机趣的诗性特质。他在宁海，以写诗出名，他的诗温润而富哲理，尤擅写江南风情烟雨悠长之类风物诗。他的诗自有江南诗人的特质，诗风如戴望舒诗的款样，在舒缓氤氲的节律抒发中，蕴含着普罗的意味与别样的哲理，涌动出令人出奇的诗歌韵致。诗如其人，在他身上倒也契合。作为改革开放之初这一代的诗人，他在宁海的文人圈里算得上代表人物与诗人前辈。

肖君好学，这位在同学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和老教师心目中富有才情的好学生，打从2次高考失利后，心有不甘的他考进一家金融单位。尽管他为人持正守中，办事谨慎规矩，但扎实的知识涵养，

加上他幽默机趣的特质，使他驾驭文字的功力相当娴熟，文笔相当出彩，在单位乃至宁海县街有了一定的文名。可以想见，高考的失利，给他内心造成多么大的触动与挣扎。好在他从没停歇过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的步伐，加上文艺青年的优势，使他在年轻时就在单位里担任团总支书记，甚至在八十年代还获评过省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可谓年少得志，春风得意，令人称嘖。

肖君多才，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彩的文学才情，看得出来，他内心深处总怀揣着一个诗人梦、作家梦。他早年的诗集《内心家园》，便是他内心孕育梦想的表露。从他早年发表诗作，或多或少可管窥到他内心的涌动与涟漪。

肖君有思，缜密的思辨和舒服的语感逻辑，观照出他人生的历练与思考的厚度。他爱思考与探索，从自身从事的金融领域出发，竟搞出了一本可以称作教科书级的《个人征信评估》专著。

肖君看似抑郁，其实却是个乐观的人。这乐观的源头在于他人生的悟达。少时，家境的贫寒使他显“闷”，但学生时代的“学而优”又让他信心满满，但与人初识之时，又不免留下几分高冷孤傲印象。我很理解他的这种心绪与心境，因为我懂他。我俩聊天，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或相互打趣，或互换心绪，可谓神吹海聊，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我们是好友，后来他在宁波，只要回到宁海老家，总会打个电话给我。只要有空，我也总往他家里赶。

肖君从不自艾自怨，也不喜形于色，总在心中守持那份淡定、笃定和从容，对我来说，他是一位好友，也是一位良师。